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江山图画

何凯旋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江山圖畫

何凱旋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图画 / 何凯旋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9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ISBN 978 - 7 - 207 - 08427 - 9

I. 江…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231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装帧设计:李 梅

江山图画

Jiangshan Tuhua

何凯旋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27 - 9/1·1099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总 序

《黑龙江红色历程丛书》和《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策划、设计、编辑、勘校,即将付梓。两套丛书共13部,都是以黑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取自由解放和开发建设家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推进的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两套丛书是我们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的礼物。省作家协会、省文学创意中心为两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苦的努力,省新闻出版局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相信这两套精品图书的出版一定会让更多读者走近黑龙江,进一步增进对黑龙江历史文化的了解。

(一)

黑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演奏过雄壮威武的华章。

1996年考古学家测出在阿城交界镇石灰场洞穴遗址中出土的有人工凿痕的梅氏犀化石距今有17.5万年,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黑龙江地区就有人类生存。大约4000年前后,黑龙江流域

就形成了肃慎、濊貊、东胡三大族系。《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以后东胡、濊貊也同中原华夏各民族建立联系，推帝舜为共同的首领。

据历史学家统计，《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等六部史书中所记载的朝代，都是发祥于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在历史的演进中，黑龙江各民族形成了刻苦勇敢、不怕困难、勤劳朴实、直爽豪迈的民族性格，对于造就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壮大，功不可没。

自清代以来，黑龙江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业绩。在17世纪中叶，清将萨布素等击败沙俄侵略军，取得雅克萨之战的胜利，迫使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请和；1931年11月，马占山将军指挥嫩江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有9个半军在黑龙江大地浴血奋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派出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20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两万干部、10万军队进入东北，开创东北根据地。经过剿匪、土改等工作，1948年春建成了拥有1400万人口的根据地。黑龙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完整省份，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地方大城市电台；在解放战争期间，黑龙江直接参加主力部队和作为地方武装介入主力部队的人员达70多万人，建立了铁路军需运输线，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黑龙江人民对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块黑土地上创造了令世人至今不忘的壮举。1953年全国156项重

点工程中的22项落户黑龙江。向亘古荒原进军的“北大荒”的开发,向“陆相盆地”要石油的大庆的开发,向风雪高原要木材的大小兴安岭的开发,使黑龙江成了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石油生产基地、木材生产基地、煤炭生产基地等等。那个时期,黑龙江累计为全国提供了二分之一的原油、三分之一的木材、十分之一的煤炭、三分之一的电站成套设备、二分之一的铁路货车及大量的商品粮。

悠久的历史、英勇壮烈的革命历程和破天荒的开发建设历史,积淀出黑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升华为黑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黑龙江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受到世人的瞩目,但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仍认为“黑龙江是‘北大荒’,少数民族生产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文化,在历史上没有多大影响”。实际上这完全是对黑龙江历史文化缺少了解的片面认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匡正这种认识,将黑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7年,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深入开展了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调研,共梳理了包括民族历史、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历史事件、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文献、地域风情、文化名人、流人文化、开发建设、红色历程在内的十大系列。2008年又专门召开了黑龙江省深入挖掘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研讨暨工作推进会,成立了包括文学、影视、舞台、造型、动漫及网络游戏、民间民俗工艺品、出版、旅游等八个创业中心,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黑龙江的历史文化资源以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进行展示和呈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制作推出了《破冰》、《千钧一发》、《腊月雪》、《北大荒》、《松花江上》、《红雪》、《解放区的天》等一批影视艺术作品,《风刮卜奎》、《鲜儿》、《靺鞨春秋》等一批舞台艺术作品,《龙

娃》、《雪娃》等原创动漫产品，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我们期待随着更多以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问世，黑龙江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认同。

(二)

文学是艺术的母体，是舞台、影视等其他文化艺术作品创作的基础。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文学资源，繁荣发展黑龙江的文学创作，是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

黑龙江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厚的根基，仅现代以来就形成了几次高潮，涌现出许多名家名作。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日伪对黑龙江实行长达14年之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金剑啸、罗烽等革命作家行动起来，团结白朗、黄田、达秋、萧红、萧军等进步文学青年，积极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塞克的《流民三千万》等影响很大。东北抗日联军在不断打击日伪的同时，为鼓舞斗志，李兆麟、周保中、于天放、陈雷等抗日将领以笔作刀枪，创作了《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露营之歌》等作品，广为流传。东北作家群是东北沦陷时期最具有光彩和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作品被称为“东北流亡文学”，萧红、萧军、白朗、舒群、达秋、罗烽、金人、姜椿芳、高兰等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日伪统治下的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呼唤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的作品。这里最具影响力的是萧红，她生命短暂，命运多舛，写作十年，文字百万，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鲁迅先生在为她的《生死场》所作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

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作为黑龙江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巨星,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中熠熠闪光。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解放区文学是黑龙江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随着延安大批作家的到来,流亡作家的回归,坚持在沦陷区的黑龙江作家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使得黑龙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大众”和“大众文学”共同繁荣,军旅文学、工农文学、市民文学,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精彩纷呈、硕果累累。周立波、刘白羽、李纳、李克异、草明、颜一烟等著名作家的传世之作不断推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直接触及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用他参加土改的亲身经历,把小说写得细致真实,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独具东北特色,至今为广大读者喜爱。这一时期的黑龙江文学创作活动,为黑龙江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十七年,随着北大荒、大小兴安岭、大庆、煤矿的开发,工业基地的建设,丁玲、延泽民、聂绀弩、艾青、郭小川、曲波、吴祖光、乌·白辛等文学界大批顶级名人落户黑龙江,他们吸吮着黑土地的养分,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林海雪原》《雁飞塞北》《大甸风云》《原动力》等,令世人瞩目,形成了军旅作家群、北大荒作家群、林业作家群、石油作家群、产业工人作家群、农民作家群等创作群体。20世纪60年代,数十万知青来到黑龙江,为黑龙江文学注入生力军,黑龙江成了以梁晓声、张抗抗等人为代表的知青文学的发祥之地,涌现出《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造就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新时期以来,黑龙江的文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学活动、作品创作、队伍建设都在全国很有影响。自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黑龙江作家作品获奖覆盖中宣部、中国作协设置的所有

奖项,至今共获以上大奖35个,令全国文学界刮目相看。

可以讲,黑龙江文学创作脉络正在以蓬勃的势头向前延伸。

(三)

为了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文学资源,推动我省文学事业加快发展,为繁荣其他各门类文艺创作奠定基础,创造条件,2008年我们启动了打造萧红系列文化品牌的十项工程,正在编辑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拟设置萧红文学奖,成立了萧红研究会、萧红文学院,正筹建萧红纪念馆、萧红文学馆,等等。打造“萧红系列文化品牌”是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一号工程,目的是要通过萧红的研究工作和萧红的纪念、宣传活动,打出萧红这张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文化名片,纪念这位对黑龙江文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女作家。同时,继《黑龙江红色历程丛书》和《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之后,我们还将策划出版东北作家群丛书,推出金剑啸、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等作家的作品。黑龙江文学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利用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后,将坚持不懈地开展这项工作,以此带动黑龙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断扩大黑龙江的国际文化影响力。

我省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文学上还是生活中,这片黑土地都给我注入了深厚的基础,我的写作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相信,黑龙江这座文学的富矿,一定会为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宝藏。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才华有作为的作家,能够潜下心来熟悉和研究我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创作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黑龙江原创文学作品,造就一支熟练驾驭本土历史文化题材和现实生活题

材的艺术创作队伍,形成几个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创作流派,从而为黑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画卷铺就厚重的底色。

我愿做作家们的后勤部长,真诚地为作家们服务。

浏览两套丛书,有以上想法,是为序。

衣俊卿

2009年8月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 任：衣俊卿

副主任：潘春良 赵勤义 王进敏 李曙光

委 员：龚江红 黄树峰 王立民 朱德宝

许晓春 梁志民

1

我们沿着风化石大道朝着旧礼堂方向走去。我和爹相隔两米远的距离,我正好踩着爹的影子的头部。脚下不时有石子踢起来打到树干上,树后面闪过一幢土黄色的旧房子,一个偌大的篮球场,球场后面是韭菜园子。我们没有推礼堂绿漆斑驳的木门,斜着穿过礼堂一侧的墙角,走在机车保养间和打铁的烘炉房中间的道路上。前面出现举架宽大的红砖瓦房,路上新鲜的麦秸、冒着热气的马粪多起来,头顶上开始有麻雀和乌鸦。这些与牲口息息相关的飞禽,落在附近的瓦脊上,或者落在牲口的背上。

迎面响起叮叮当当的铃铛声,随即出现一挂马车,三匹马雄赳赳地奔过来。马脸上闪烁着绿色的稠布和黄铜铃铛,马蹄声在房子之间回响。

闪开!爹说。

不敢往我身上轧。我说。

闪开!爹说。

我们闪到路边,马车从我们眼前疾驰而过。车板上堆放着绞杠和刹车的大绳以及全部的马具。戴粉红色头巾的女人脸朝后坐在车板上,满脸呆滞却充满希望的表情。

我们晚了吧?我问爹。

不晚。爹说。

还能剩下好马吗!我说。

我已经选好马。爹说。

那叫我去干吗。我说。

叫你去牵马。爹说。

马厩在前面出现：粉了的墙角和烂掉的气窗。马厩里响起来
啾啾的嘶鸣。

我们买下来三匹马，我们不买马车。马场里空空荡荡，没有一匹马。马厩里面的光线和外面相比，仿佛一个是白昼，一个是黑夜。加上马厩里面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格外刺激鼻子和眼睛。我抓住辕马，爹抓住外套和内套。辕马高大雄壮，僵绳在我手里紧绷绷的。我侧头看见它的一双环眼闪烁着急燥而又无地放矢的痛苦。铺板上响起咚咚的马蹄声，马蹄声令我精神大振。

我们来到马场院子里。我要骑上去，我说。马场上铺满风化石。不行，没有马镫，爹看着我。行，我说。爹没有再吱声，转身往马背上搭上一条麻袋，把手放到辕马肚皮旁边让我踩着上去。我踩着爹的手骑上去，用力把僵绳往怀里拉，拉得辕马前蹄腾空，仿佛一棵树那样立起来，我快要仰下去。拉紧你怀里那根，爹告诉我。我放开一根僵绳拉紧另一根，马头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露出来粉红色的牙床洁白的牙齿还有微黑的马唇，马开始原地打起转来，长鬃的尾声扫来扫去，扫到我的脸上生疼。这时候，爹跳上来坐到我后面，得得得地轻声召唤着，微微地抖动手里僵绳，辕马在爹的召唤声里安静下来。我们走上来时的大道，两匹外套紧跟在辕马两侧。吁！爹唤住马。三匹马停在烘炉房后面。来的时候我没有发现房山后面有一个给马钉掌的圆木架子，这咱刚刚发现。爹让我把两匹外套栓在保养间附近，他牵着辕马走过去，辕马不用人赶自动走进圆木架子，抬起蹄子让爹栓住，得得得，爹拍着它的蹄子，蹄子上原有的铁钉已经折断。爹从烘炉房里把烧红的烙铁举出来，红烙铁在房山的阴影里发出炽白的光。爹弯下腰把烧红的烙铁按上去，马上发出来刺刺拉拉的声音，烙铁把马蹄上面的老皮烧掉，直到露出来白色的软组织为止。难闻的焦糊气息传

出来，拴在附近的两匹外套闻到这种气息，奋力挣脱僵绳往马厩方向狂奔而去。

它们还会回来，爹没有抬头。它们拖着僵绳高高翘着尾巴消失在两垛麦秸后面。它们离不开辕马，爹没有给辕马钉铁掌，我们往后用它耕地，爹说。耕地就不用钉掌吗，我说。钉吗？爹问我。我看得钉，我想起开阔地里荆棘丛生的情景。那就钉！爹重新又弯下腰，抡起锤子，把锋利的铁掌钉全部钉进马掌柔软的肉里面。

2

三匹马拴在院子里。我们通过敞开的窗户，看见三匹马发亮的马背。马背前面是我家的园子。我们用镢头刨出来的，不到一亩地，种满青菜。园子前面的开阔地里丛生着灌木。成群的鸟儿从那里起飞，飞到我们视线所及的山脉。连绵起伏的完达山脉永远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不能总让它们吃草，妈妈说，她两手沾满面看着我们。得给它们钉个槽子，爹说。吃完饭再钉！妈妈说。我们没有理会。我们出了屋子。从仓房里拖出来两块木板，爹把木板用沾墨的线画好，开始在长凳上又刨又推起来。看来没有我的事啦！爹用眼睛专注地瞄着刨出崭新木纹的板子。我得看看它们去，我得和它们混熟。我走近拴在树上的三匹马，它们一下子扬起头，拽得树干颤悠颤悠的。三匹马惊恐的玻璃眼里映出来我，我成了一个椭圆的样子，一个又矮又圆的木桶。得得得，我用手轻轻地摸它们鼻梁以上的部位，从脑门摸到潮湿的嘴巴。每一匹马鼻梁上面的颜色都和马背上的颜色不一样。姐姐在把马嘴下面的地面打扫干净。驾！我拍一下马背，马的四蹄践踏起来。哎唷！姐姐惊叫着扔下笤帚跑到屋里去。吁吁吁，我又抚摸它们的鼻梁，马朝我喷出来

带水的响鼻。这是一个好兆头！你别跟它们胡来，爹抬一抬头。他已经开始用钉子：乒乒乓乓，两米多长的马槽只剩下两个堵头没有钉。柔软的刨花堆在爹的脚周围。你真是没有事情闲的，妈妈说。门响之后，妈妈把洗菜水泼到地上。他净吓唬我，姐姐说。从敞开的窗户里面溢出来做饭的蒸气和铁锅的声音。姐姐伸出毛茸茸的脑袋，吃饭啦，姐姐喊道。

爹钉完最后一颗钉子，我们把崭新的槽子抬到马嘴下面，把散落到地上的草放进去，拌上料。好啦吃吧，爹说。他搓着两只手，转身朝屋里走去。把后窗户打开，爹进屋后感到不流通的空气。过堂风，妈妈说。爹推开窗户。你出一身汗哪，妈妈说。她也没有关后窗。爹坐到炕里面，我们坐到炕沿上。我们吃饭。过堂风吸得顶棚上的报纸呼沓呼沓地响。真烦人，姐姐说，并不是指顶棚发出来的声音。后窗下面是一棵樱桃树，樱桃刚刚红。樱桃树后面是一条土道，土道挨着排水沟，沟沿上堆放着我们家过冬的劈柴。真烦人！沟沿上生长着碗口粗的柞树，我们知道令姐姐心烦的声音。没完没了，她皱着眉头，摇着两条干干巴巴的辫子。那声音总在午饭后响起：哧吃哧吃。姐姐放下饭碗，哀愁地望着我们。你去把它哄走，妈妈说。我冲着后窗外面喊一声：噢去。你当那是鸡哪！妈妈说。我知道那不是鸡。我出门听见马嚼草的动静。拐过墙角，看见水沟上面那棵惟一笔直的松树。黄牛在往树干上蹭背：哧吃哧吃。松油发出来油脂的亮光儿，牛蹲下身子一侧的两条腿，努力往背顶上接近脊梁骨的部位蹭，牛喘息着，像拖着犁干活，喷出来带水珠的气息。我赶跑牛。它一会儿又来啦，姐姐在红樱桃树后面望着我。牛在不远处的风化石道路上站住。你们快吃饭吧！我坐到松树下面的石板上，我给你们守着，我说。你等着，姐姐消失的头重又出现。这么大丫头翻窗台，妈妈说。姐姐翻过窗台，碰得樱桃树摇晃起来，

姐姐把饭碗递给我，转身穿过土道，又翻过窗台回到屋里。我端着饭碗坐在松树下面吃饭。

3

面对晨曦下面的那片开阔地，爹把手搭到眉毛上面望出去。先得砍倒那些灌木，爹放下手。马就用不上了，我说。马跟在我们身后，三匹马拖着爹打保养间借来的犁。碰上粗树还得用，爹说完离开我，弓着身向一棵手腕粗的柞树进军。我不能在这儿站着，我的任务是打一条防火道出来。咣咣咣，斧头的声音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上尽情地奔跑，成块的木头顺着新鲜的木茬溅出来。我向灌木丛深处走去，停在一片埽条和软椴木跟前，准备使用镰刀把它们割倒。爹的斧头不时地停下来，那是碰到了粗树，斧头砍起来费时间的粗树，爹把辕马的缰绳从犁上解下来，拴在树根下面，鞭子在马头上摇晃着，喔喔喔地喊着。辕马往前迈开步伐，感到来自树根的力量，它低下头，新钉的铁掌吃进土里边，树叶哗啦啦地响起来。我听见树叶的响声，听到马嘶的叫声，马蹄很快在灌木丛中践踏起来，树枝在它的肚子周围摇摇晃晃，它身后拖着一棵树，树根带着崭新的泥土和新鲜的草皮，在我们能够看见的地方，辕马停下来，马背上渗出来一层纤细的汗珠儿，被初升的太阳照亮。咳咳咳，马甩动着脖子，脸转向我们，一副轻松自如的神态挂在树丛上面，就像听到招呼，朝我们走过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伸过头朝我喷出来一串儿响鼻儿，带出来一股潮湿的鼻息。四肢并没有停下来，继续趟着树丛，宽厚的胸廓撞得树枝弯曲下去，划过腹部，从两股之间抬起头，长鬃的尾巴俯在树枝上面，被抬起头的枝头弹起来又落下去。

我继续使用镰刀，割倒那些拇指粗的灌木。那些灌木压弯的地方，树皮绷紧，刀刃碰上去马上蹦出许多木茬儿。爹在我身后继续挥动着斧头，斧头的声音铿锵有力传过来，马蹄的声音叮叮咚咚传过来，还有马嘶还有哗哗啦啦树叶声传过来。太阳渐渐把开阔地上面那些雾气蒸发干净，鸟儿落在枝头上，它们望着我们，对闯入者发出一种尖锐的嘶鸣声，这是因为它们用树棍和干草搭的窝挂在树杈中间。有一只山雀儿几乎擦着我的头顶盘旋着，上下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中哀鸣不止，草窝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我用镰刀尖儿挑起它，把它放到附近一棵粗树上面。把它留给爹吧！我不愿意看见里面那些没有长毛的小东西，它们光光溜溜，灰灰突突，令人恶心。如果没有头顶上一直盘旋着的哀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转过身，躲开它们，准备收拾割倒的树枝。灌木丛中发出刷拉刷拉的响动，这是帆布裤子划动的声音。你把它们拢成堆儿，爹扛着斧子走过来，走在一条三米宽的道路中间。道路两边继续生长着灌木丛。够不够宽？我指着道路问道。我量一量，爹用平常走路的步子量着，一共五步，要是风不大还行，爹停下来，主要是那些高树，爹下嘴唇上沾着烟卷儿，说话的时候，翘起来和上嘴唇沾一下，烟雾冒出来，呛得他眯起来一只眼睛，瞄着脚下开阔的地域，你把它们捆起来，爹说完又去砍树，我又去使用镰刀。我们这样干几天之后，开阔地里出现了崭新的景象：倒下去的树木摆起了成捆的柴禾垛，三匹马来回来去地奔跑，跑到道路上，跑到树丛里，灵活的四肢变幻无穷。我们把砍倒的树木和捆好的灌木装上马车，沿着割出来的道路，走到马蹄践踏出来的小径上，穿过一片绿茵茵的菜地。妈妈和姐姐在地头上翘首仰望。这么多柴禾，妈妈惊喜地拍着手，跟在车后面走过房山下的一大片阴影，树木和柴禾捆堆到房后的沟沿上。